

若霞映陶
昏黄地築

局書明黎

821.14
401

821.14
401

自序

提起筆來，又覺無話可說。

讀者自會知道要說的話在集子裏，並不在序言上。而且，一本書薄到像感冒集的地步，似乎更不必再有什麼帽子。然而想到此後創作的希望，正和此後的日子同樣渺茫，而讀者想看到我的別的集子的機會，又和這本集子的量一般的微小，因此也就來略說幾句。

這裏面的幾首詩，大都是去年秋天在東京寫的。人到海外，許多在國內時不會經心的印象，反會在腦子裏明晰起來，這就像在廟裏聽和尚吟經時，不懂得鐘聲的神祕，要是你遠遠地走到山

巔水畔，你才會明白。就在這種心情下，我寫好了大部分的飄零集。這種遙遠的同情，雖難免有隔岸觀火之譏，其實是很真摯的。

2

關於鳥有集，我不想說什麼，原因也不用說。

築地在東京海濱，因為單調，平常是少有人去的。一日雨後，隨便出去走走，竟然走到那兒，一縷長虹，在海上套住半個天空，我不覺神往久之，回來便寫下「築地黃昏」。說到「你們原不過是一羣蒼蠅」，則是因閱國內報紙有感而作，因此或不免過火，可是我想，除了蒼蠅之外，不會有人對我作嗡嗡怒鳴的。

二五，四，十五，

目次

飄零集

北斗星在天上

睡覺吧寶寶

別把我賣給洋人

香煙頭

路工歌

夜

摺紙錠

撈煤

賣花女

秋在你的臉上

煤屑

嘗爐女

烏有集

江鷗

月光

雨水小潭

路

黃昏月

雁羣在蘆湖上

感冒集

築地黃昏

你們原不過是一羣蒼蠅

南風

飄

零

集

北斗星在天上

唉，拖起疲倦的步子，

走着，走着……

野路比黃昏更長。

初夜灑開黑暗，

躑躅，躑躅……

找不着投宿的村莊。

蟋蟀在秋草裏自悲，

老了，老了……

是啊，你我全一樣。

夜風在叢野裏尖銳地笑，

它像在說：

辛苦一輩子，還要逃荒？

解下背上的破包袱在路邊歇歇吧

檢着，檢着……

祇有兩件下田的爛衣裳！

隨便那兒全沒法活下去。

我是施與的巨神。我是人類的好友。有人說：我是易嫉妒且易拒絕，但這是不確實的。有人說：我是變更無常的，這是不確實。有人說：我祇敲人們的心門一次，從不作第二次的貢獻；又有人說：我是位隱士，難於交往且無友誼。這都是不確實的。

我是機會！人類的好友！我拿着希望的鑰匙。那向我求友誼的，我便把友誼的門爲他開啓。我每逢叩門時我就吹生命的號。而且當我得不到回答時，我便繼續不斷的叩。我向着全人類的面前行走，我把禮物送給那選中我的人。但是我贈送之後，並不負幸福或咒詛的責任。不必讚美我，也不必咒咀我，我僅僅是施與。倘使他得到了快樂，那是他選擇的所致。假使他有愛，那是他由我的倉庫裏選去的。不幸的人，是因為他當初不該揀選不幸的事來吧！任你選擇我的貨物，但是要記

睡覺吧，寶寶！

睡覺吧，寶寶！

乖乖躺在媽媽的懷抱。

閉上眼吧——

甚麼更比夢兒好？

寶寶的夢兒甜，

寶寶在夢裏笑！

睡覺吧，寶寶！

別老嚙媽媽的奶頭咬。

你媽媽呵——

摔連幾天沒吃飽，
媽媽沒奶喂你，
媽媽肚裏心焦！

睡覺吧，寶寶！

烏鴉一陣陣飛回巢。

小寶貝啾——

你也該好好睡覺。

太陽已經落山，
風兒漸漸緊峭！

睡覺吧，寶寶！

咱們沒有回家的路道。

你別哭呵——

媽媽比你更難熬！

你睡媽媽懷裏，

媽媽路邊青草！

別把我賣給洋人

爸爸！您上那兒去？

您是不是要進城？

爸爸！進城也罷，

別把我賣給洋人！

爸爸，我乖哪！

再不要您費心勞神，

我聽您的話，

隨您叫我做什麼，什麼都成！

爸爸！您走慢點，
石子路磨得我腳疼，
您不是也給磨起泡了嗎？
走慢點呵，行不行？

爸爸！我聽見了，
雖然您說話小聲音，
爸爸呀！別丟掉我！
別把我賣給洋人！

香煙頭

拖着一股青煙，
香煙頭落上水門汀，
它被遺棄了，狂歡的紅面孔
變成死灰色——孤零——
沒有人再給它一點眼風，
更休題一個長吻，一點柔情！

一隻枯瘠的手顫巍巍地，
將它拾起，深陷的眼眶裏掠過笑影？

街堂的角落裏的黑暗中，
又是一縷青煙裏裏，再敘溫存。
哦……老朋友……晦澀的聲音，
——咱們同是天涯淪落人！

路工歌

一

嘿呀！嗨呀！

我們的流浪的伙伴！

趁着還有嘴吧，

我們要喊出心中怨言。

嘿呀！嗨呀！

我們整天勞動，

整天流着汗。

你以為我不知道嗎？

嘗突然有一天

我們的汗會流乾，

我們的血亦流完，

我們將眼睜睜死掉，

儘管大聲喊，

誰也聽不見！

二

嘿呀！嗨呀！

我們的流浪的伙伴！

我們全沒有家，

大水淹沒我們的田園！

嘿呀！嗨呀！

我們推着小草，

揮動着鐵鎚。

我們正在築道路呵！

在各種的地方

我們鎚平了山嶺，

我們填平了溪澗，

我們呀，修築好道路，

死活無人管，

殘軀坑裏攢！

三

嘿呀！嗨呀！

我們的流浪的伙伴！

東方魚肚亮時，

我們已在北風裏蹣跚！

嘿呀！嗨呀！

我們肚裏不飽，

身上的衣單！

風裏吹來一場雪呵，

雪花是冰冷的，

像冰冷的刀一般，

割裂了我們的臉！

我們呀，咬着牙忍受，

腰酸肚皮軟，
那兒找熱飯？！

四

嘿呀！嗨呀！
我們的流浪的伙伴！
在炎夏的正午，
我們還在烈日下打轉。
嘿呀！嗨呀！
大地就是蒸籠，
人就是饅頭餡！
血汗將要被蒸乾了，

祇剩下枯骨頭，

我們的親人遼遠，

讓他們夢中相見！

我們呀，飄泊在他鄉，

想見骨肉難，

淚往肚裏嚥！

五

嘿呀！嗨呀！

我們的流浪的伙伴！

我們爲誰辛苦？

爲誰把命兒這般輕看！

嘿呀！啱呀！

我們也愛生命，

也愛着溫暖！

我們在爲誰造路呀？

當突然有一天，

我們的汗會流乾？

我們的血也用完，

我們將眼睜睜死掉，

儘管大聲喊，

誰也聽不見！

夜

沉重的，遲緩的腳步擊死了，
埋葬入大建築下的陰暗裏，
死的靜寂中。

疲倦地倒在水門汀上，
像生活一般狹窄的藍天上
星光也無力地惺忪。

垂下眼皮——

我們不注意的基督教——來說句話爲要代表其餘的朋友們請求一樣更優美的禮物！

機會——你們要選擇甚麼？

教育——那件我們會拒絕過的禮物！——聖經！因爲我們想試試看，藉着智慧

的話，看能否指出那件在我們許多偉大的成功中，所找不出的事物？

智慧——你會尋求而不能尋求到的，是甚麼呢？

教育——真實的快樂！

智慧——你們以爲要找的東西可以在那本書裏找出來麼？

教育——往昔你不是曾說過：那本書包含許多應許麼？

智慧——啊！是的我說過。那是真的。那本書會告訴你們，真的快樂乃是利用各人的才能所作之真實的服務！而真實的服務就是在了解真理。那本

摺紙錠

一摺，一黏，再輕輕一拋，
一個紙錠落在籬笆裏了。

黑夜一點一點爬進小窗，
紙錠也一點一點增高。

燃起一根幽暗的蠟燭，
再伸一個疲倦的頰腮。

是爲那一個鬼魂的享受，
剝奪了這一個女孩的青春的歡笑？！

撈 焊

噠~~~~~

撒出的網在江上濺起水花，

——板櫓！一個精瘦的漢子，

緊收着繩，臉晒得像醬瓜。

一隻小艇飛駛過，留下

幾聲汽笛，幾排浪，

和小艇掙扎。

一陣江風掠過船梢；

飄飄地，是老婆兒的白髮，

戰巍巍地拔起筴，戰巍巍地
幫前梢的人打氣——拉呵！……拉！

像螃蟹的整一樣的
兩隻胳膊使勁拉。

咬着牙——

哎呀，我的媽！

一點，一點，辛苦地
把沉重的網拖起來。

（——那裏面是什麼哪？

是白鰱？是鰱魚？

莫非是一網鯉魚，鯽魚，江蝦？）

不，不！只是一網黑煤渣！

但是那兩張焦黃的面龐上，

已浮起快樂的笑影，

顫抖的聲音：

哦，謝謝老天，今天的運氣不差！

賣花女

——花啣，花啣，賣白蘭花啣~~~~~
聲音憔悴，花兒憔悴，
人兒也更憔悴呵！

江風吹走了多少帆影，
一天黃昏時分，悄悄吹過小碼頭
吹走了她的青春。

白雲從天際滾起來，

——她的好日子在那兒麼？

一個路過行人低聲探問。

行人看見她衰老了

和籃中的殘花一樣，漸漸枯槁，

——誰知殘花的瓣兒裏還有嫩的心？

秋在你的臉上

呵！一陣風悄悄地吹走了時間，
千代子，拿起菱花吧，

——秋在你的臉上！

像森林裏的落葉飛散，
粉屑簌簌地掉下，

看呀，脂粉已掩不住你臉上的秋霜！

你低低送一聲嘆息在晚風裏，

換過生活的青春已經遠了，
生活的担子依然壓着肩膀！

呵！不要再扮出媚笑了，
千代子呀，丟開菱花吧，
——秋在你的臉上！

煤 屑

都市的手臂伸展着，伸到田野，肥沃的土壤上堆着煤屑。

男的，女的，孩子們跟着卡車跑，車上飄起一陣司機的笑。

車停下，又傾出一堆煤屑，

就像一羣蒼蠅呵，

孩子們密攢着，又爬，又叫。

每隻小手捏塊鐵片兒，

撥着，撥着……：

小心兒跟着小手兒跳，
黃昏時，拖着步子回到茅棚，
黑鼻子，黑嘴吧，懷裏一堆黑煤屑，
就叫：媽媽，瞧呵，瞧！

今天掙了一大包！

——乖兒子：……憔悴的臉上浮起苦笑，
今天有粥喝，怎奈小二病不好！

當爐女

—

達~~~~達~~~~達~~~~活塞響，
細弱的手臂拉風箱，
火鉸呼呼地吐着舌頭，
臘黃的面龐上映着火光。
歪着腦袋，跟着身子擺動，
小辮子節奏地拂着肩膀，
小肩膀是瘦削的，可是
却得拉呀，拉呀，

——從清晨拉到晚上。

爐上是幾把舊銅壺，襯着門外『茶園』的帘兒飄蕩，幾條長年被壓得呻吟的板櫈，擱在幾張破舊的棧旁。棧上，茶杯缺了口，茶壺也鼓着尷尬的面龐。眯着笑眼的，祇有那個成天在客人堆裏忙着的肥胖的寡婦老板娘。

拉呀，拉呀，

——從清晨拉到晚上，

除掉給銅壺上水，

便是替老板娘洗滌衣裳。

她的日曆上沒有快樂，

祇塗抹着寂寞和無知的淒涼，

她像古牆角裏的一枝野菊，

沒有露水，沒有太陽，

在陰暗裏苟延着殘喘。

二

橋下一泓暗綠色的濁水，

環繞着這發霉似的區域，
擠在絲絲的水衣中，
有破草鞋，壞掃帚，碎紙，爛木……

黃昏時分，汽笛就響了，
那邊工廠張開大嘴，吐出
潮水似的疲倦的人們，
腫的眼皮，瘦的下頰，高聳的顴骨……

過了橋，迎面便是那間
晃着茶園帶兒的茅屋。
常常閃進去幾個路過的漢子，

喊聲：老板娘，來一壺！

堆着肉的臉上裝起了笑，

——哦，您來了，老主顧！

回過頭朝爐邊吆喝一聲：

上勁拉呵，你這懶死的絕戶！

那些被生活剝蝕的臉笑了，

笑影暫掩住他們的抑鬱。

——三娃，就有一個說：

你爸爸媽媽在那兒住？

——您老，她低聲回答，

我不知道，沒準已進了坟墓……

話聲塞在哽咽裏，低下頭

默默地瞪着火爐！……

——哈，哈哈，哈！又是一個笑了，

你別難受，也別哭，

你拜我做老子，過兩年吧，

我替你找個男的，叫你享福！

沒有同情，沒有安慰，

祇有無盡的孤獨！

晚上，當她蜷伏在柴堆旁，
會從夢中哭醒，嘆着：媽呀，你在何處？

三

早晨，朦朧地睜開眼，
小窗外在跳躍着新鮮的太陽，
蔚藍的天空是遙遠的，
遙遠地藏着許多難忘的夢想：

廣大的田野上吹過微風，
驚起會唱歌的雲雀，
尾巴後拖着一片無涯的麥浪。

媽媽牽着自己的手，
沿田塍上走着，走着……
迎風送過來田野的芬芳。

爸爸綳着的濃眉含着汗珠，
老叫人心裏有

起了雲要下雨的感想；
而他那慈和的注視却叫人舒暢。

自己像要飄起來似地呵，
掙脫媽媽的手，

撲着葵花中的蝴蝶，
追着嚼青草的小羊……

——還不起來生火！

你這小娼婦，你要挺屍見閻王？
劈面飛來了昨晚擲輪骰子的，
老板娘的肥大巴掌。

四

咀咒那撒在一切上的命運之網？
埋怨那滔滔的水災？
不，那幼小的心靈還未學會憎恨，

她只充滿了悵惘，充滿了愛……

她愛着不知拆散何處的媽媽，
媽媽每夜在她的夢裏徘徊，
徘徊在橋頭的柳樹下
偷偷走去，又偷偷走來。

她彷彿看見了憔悴不堪的媽媽，
流着淚，悄悄地覷着她的丰采。

當她衝出門去，喊着：媽呀，媽媽……
媽媽竟像幽靈似地消滅了，不知何在？

——媽媽！爸爸！

你們在那兒呵？

可知道你們的孩子

怎樣的孤零，痛苦難挨？！

五

拉呀，拉呀！

她像古牆角裏的一株野菊花，

被撒下不幸的種子，

就在陰暗裏長大。

拉呀，拉呀！

她像古牆角裏的一株野菊花，
剛剛發出嫩綠的葉，
便已滿體虫蛀的傷疤。

拉呀，拉呀！

她像古牆角裏的一株野菊花，
她將寂寞地枯萎，
寂寞地無人垂挂！

烏
有
集

江鷗

江鷗迎着海風韜韞，
自在地展開雪白的雙翼，
朝大洋飛着，叫着——
喊出對無涯空曠的留戀。

倦了，就在波濤裏浮着，
銀色的浪花猙獰地捲起
咆哮，澎湃，驀地吞沒了它們的容顏。

浪過了，它們又飄然浮起，
漠然地搖搖頭，刷刷尾，
鑒着一對冷嘲的眼。

眼裏像夢樣的藏着無限的渴慕，
凝視着滾起白雲的天邊……
在那兒呵，儘管波濤更洶湧，
却是永遠的自由無限！

月光

一

我在雪地上追月光，
月光在我的頭髮上，
故人悵望，
故人悵望，
愁絲兒比大海更長！

二

我在雪地上追月光，

月光在我的脚尖上，
時間難量，
時間難量，
枯樹影兒爬上籬牆！

三

我在雪地上追月光，
月光在我的心兒上，
心兒冰涼，
心兒冰涼，
心兒冰涼，
蹣跚地在路上徬徨！

雨水小潭

滴……滴……晶圓的
水珠滴下屋檐，
濺着水花，它們投身於
一個清澈的雨水小潭。

水底一點青苔，一點瓦礫，
跟着水面的漣漪閃；
像沉在心潮下的往事
在記憶裏輕泛。

生命悄悄地走着，夢似地
猛回頭過去已這麼遠……
水珠滴滴打着小潭，
也滴滴打着我的心坎。

路

你在原野上走，
真以為你在走着嗎？
然而你却是在夢裏，
夢裏路着一片斜陽。

你想開闢一條新的路，
當然你看不見前人腳跡，
因為你留下的也只是

將被西風泯滅的兩行！

冷月升起

漠然地望着你時，

你才驀地醒來，

寂寞地望著來路惆悵！

寂寞地笑吧！

你的使命已經完成了；

路本來是沒有的，

有的原因祇是有人走在路上！

黃昏月

晚煙裊裊，

黃昏月

披上薄暮的綃紗，
在平原上做夢。

平原已經忘掉；

一天秋夜裏

曾有一個長吻的馨香，
遺落給秋風。

黃昏月却記得；

溫膩的誓語

沾着晶瑩的淚珠兒

落在青草上，花心中……；

那些日子已遠，

黃昏月

依然披着薄暮的綃紗，

在平原上做夢。

雁羣在蘆湖上

看呵！雁羣在蘆湖上，
湖風吹來水的氣息，
蘆葦黃了，枯葉兒在水面蕩漾！

我獨自盪着一隻小艇，
飄飄地在湖風裏搖着，
船頭沖起細碎的波浪。

長空在秋天更加高了，

多麼澄清的蔚藍呵，
襯着那雁字一行！

雁噉！你正是從遙遠的北方來吧？
告訴我呵，我的朋友，
在北國是否平安無恙？

感

冒

集

築地黃昏

—

呵！看海風已劈開雲障，
夕陽的金黃色的箭，
像從岩石的隙縫裏射出
落上跳躍着的海浪！
呵！海浪在我腳下狂吼，
噴着白色的泡沫，
呵！我知道它正在作永恒的歌唱。
是呀！我知道它在唱什麼，

它們的歌聲接在我的心絃上。

二

它們正在唱着一首長歌，
唱出大宇宙歷史的消長，
它們唱出原始人類的奮鬥；
廣大的冰河，陰鬱的山林，
劍齒虎，狂獍，蒼狼！
壯鹿帶着銳石的箭鏃，
會給河水沖到它們身上。
它們唱出在豐腴的尼羅河畔，
也會散播文化的曙光，

King 皇帝躺在五百尺高的金字塔裏，
讓獅芬克斯在它前面笑着，
笑後人對那大工程感嘆，迷茫……
它們唱出巴比倫王國
和以色列王國的故事。
底格斯河，
幼發拉底河流入它們懷抱時，
會低聲告訴它們那兒的情狀。
它們唱出摩西和希伯來人橫渡沙漠，
椰子樹下，婦人和孩子們
謹聽着十誡的風光。

三

它們不但唱出

人類怎樣克服大自然，

怎樣創造了歷史的偉大，堂皇，

它們也大聲唱着，

人類怎樣地學會了

貪婪，自私，欺騙，說謊。

看呵，你們歌頌南歐古代的藝術，

希臘的拱門……

雅典的劇場……

但是你們忘記

那些功績應該擱上奴隸們的肩膀！

看呵！運河橫貫黃河長江，

長城爬過八達嶺山脈

蜿蜒巍巍地拖多麼長！

但，扔在塞外，埋在河底的屍身，

和那許多悲悼丈夫及兒子的眼淚

全被你們遺忘！

記得的呢？有的，

還是那個最貪狠自私的秦始皇！

四

鳴……鳴……

從後面，迎風傳來汽笛的合唱。

汽笛是顫抖的，從大東京
飄過月島，在築地的草原上飄蕩。
大都會的脈搏要休息了，

酸痛的眼，沉重的頭，

鉛一樣的脚步，木頭一樣的肩膀……，

活的機械的潮流湧着，湧着，

湧出巨大的工廠。

汽笛叫着，叫着，

它們的聲音溶化進海浪的歌唱。

聽呀，聽呀！

這是一個更偉大的人類的交響……

五

呵！它們奏出了這大時代的歌曲，
蒸汽，火油，電力，
機械在歷史上塗一篇血賤！
物質文明的最高峯呵！
饑饉變成罪惡，
奢侈變成美德，
還會扯下最聰明的彌天大謊！
露出閃光的白牙笑着，
懂邏輯的嘴說：
靠了我，你們纔生存，
你們受我的奉養。

但是，看呀！

那雪白的餐巾下，

大肚子裏正裝滿着『你們』的脂肪！

嘴裏還吐出慈善的嘆息：

你們的快樂全給『命運』埋葬！

六

我彷彿聽見尖銳的喇叭：

我們要歌頌耶和華，釋迦牟尼，

忍耐呵！服從呵！

我們的靈魂將要走進天堂！

我彷彿聽見淒絕的梵我吟：

無限飢餓的哽咽，生活的惆悵，
和着碎了的心兒，

落在顫抖的琴絃上！

我彷彿聽見深沉的Solo，

大洋太息着，

那白髮的老人是偉大的預言者，
他低沉地訴出人類的希望。

我彷彿看見了呵！

一個巨大的輪——歷史的輪

光華燦爛地滾過洶湧的大洋，
它按着時代歌曲的節奏；

前進！前進！

壓碎它下面一切有意的，無意的阻擋，
一點絕望的，微弱的嘆息，
在無數發狂的，快樂的歡聲中埋葬！
我盡力地張開雙臂，
挺出胸膛，
海風吹透入我的心，
迎着它，我要竭力地喊出弱者的心腸：
呵！在我前面，
那七色的長虹
正掛在雲散的天上！

你們原不過是一羣蒼蠅

一

聽呀！那樣多的謾罵追着女人，
追着，追着……從大都會，縣城，
一直追到偏僻的鄉鎮！

看呀！那樣多的嘲笑對着女人，
笑在冷臉上爬着，爬着……
從輕蔑的嘴巴爬上細小的眼睛！

所以每當看見埋怨葡萄酸的狐狸
猶猶地走後，我也毫不奇怪地笑了，

——真是難爲了女人！

我常常會舒服地想起，
它們露出蓬鬆的大尾巴
狠狠地逃走的光景。

二

夜裏，從惡夢中驚醒，
微風刮過窗前小院裏竹籬，
我側耳細聽——

是呀，這正像是浴着無數冷嘲熱罵的呻吟！

呵，這一片呻吟被套在一個網裏呀！

一個什麼什麼網呢？

時間，區域，還是命運？

不！只是『生活』把它們圈在一羣。

我探起上身聽着，

一股冷風吹來，冷汗淋淋！

呵，我聽見了

這是人類最凄切的哀音！

我聽見許多年幼的聲音低泣，
無助地，怨恨地……

她們心裏都充滿着天真的戀哪！
生活却強迫她們出賣肉身。

她們不知道寶貴自己嗎？

知道呀！但是，

她們只是無數的小艇，
在海上飄流，無力地，
聽候潮水的擺弄！

我聽見許多年幼的低泣
她們在生活裏勞動着，

挨過田裏整整夏天的太陽，
拾枯枝兒得別怕北風的峭勁！
煙絲的辛辣的刺激，
紗廠的迷漫的灰塵……
多的是疲倦，饑餓和疾病
少的是米和同情！
我用手捂着額角，呵，
是嗎？這真是人的聲音？
我搖搖頭閉上眼睛……
兩顆辛酸的熱淚，
流過我的面頰
浸透入我怔忡的心！

三

可是每當我再看見
歪斜的漫罵的嘴，
輕蔑的嘲笑的脸，
我就要憤怒地笑了……

——去你的！你們這些殘酷的流氓！
你們造就生活的陷阱，
捕獲了那些柔弱的孩子，
於是；狂歡呵，享樂呵！
終於又破鞋似地拋棄了她們，

還罵：禍水是女人！

爲了希臘和特洛依的戰爭，

多少人會咀咒過梅倫！

奈龍一把火燒掉羅馬，

褒白就措上千古惡名。

妲己剛好嫁給紂王，

提名就被人罵爲狐狸精。

是呀！正是因爲這幾個女人，

送掉多少性命。

怨誰呢？

只怨這幾個女人。

是呀！只怨這幾個女人；

她們既不會提刀舞劍，
也不懂衝鋒陷陣，
只怪面孔整齊一些兒，
正好給別人玩弄，
玩夠了被丟在一旁，
剩下兩肩膀責任！

四

我還看見你們造就了陷阱，
捕獲了那些柔弱的孩子，
剝削呀，榨取呀，
丟開她們在生活裏哽咽，

却笑：得了吧，這那裏還像人？

是的，她們沒有長絲襪，

也沒有狐皮大圍頸，

祇披着兩件襤褸的衣服，

粗亂的頭髮，手上暴着青筋。

是呀，她們的像兒怪難看，

她們已經替你們盡着力，

渡過幼年，渡過青春，

衰老的殘年也將盡！

是呀，她們有一天會死在貧民窟裏，

那污穢的屍體將沾辱你們的眼睛，
你們聳聳肩膀；

——哎呀！真叫人犯噁心……

嚇！叫人犯噁心的是你們！

我只看見你們的道德的面孔，
看不見你們道德的心！

——去你的，你們這些殘酷的流氓！

五

讓我替你們唱輓歌吧！

偽君子哟——

時候就要來臨，
你們還是趁早安靜！

讓我替你們奏哀曲吧！
僞君子哟——

秋風吹起了，
你們原不過是一羣蒼蠅！

南風

——一夜的南風，
悄悄把殘冬送走。

來吧，南風！

正是該來的時候呵。
飄過美麗的珊瑚島，
和跳躍着銀色飛魚的海，
喚醒陰鬱，暗綠的，
嘈雜的大森林；

潤濕明朗，白色的
寂寞的沙漠；

再飄過南溫帶的
蔚藍而遼遠的天空。

來吧，南風！

到這兒——北國的疲倦裏。

北國正抹着絕望，

那些人們揮着沉重的臂膀，
攢鬥着，在冰冷的夜裏；

白刃插進黑肉，流着的
鮮血凍在雪上

結成晶瑩的紅珊瑚；
手兒凍在刀柄上，
菠蘿蜜似的腫着；
腳兒凍在草鞋上，
腳趾有兩個已失掉，
在凍結的僵硬裏。

他們疲倦了，
憂鬱的眼望着陰霾的天空，
——甚麼時候纔是春天呢？
——早呵，還是屈服吧！
北風冷笑着拋過回答。

他們困頓了，

但是，在憔悴的臉上，

浮起更驕傲的微笑，

——不，決不，南風就要來的。

來吧，南風！

正是該來的時候呵！

把鷺鷹的銳利給那些昏沉的眼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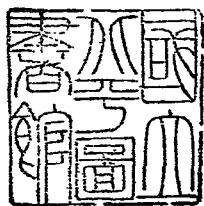
把羚羊的活潑給那些蹣跚的脚步，

把無際海面的溫暖，

撫遍那些弛緩的神經纖維，

把長逝萬里的威力，

灌入那些無力的微血管裏。
把海濤永恆的咆哮，
編成一闕壯烈激昂的戰曲。
吹進那些徬徨的胸懷，
鼓起他們的勇氣，
看他們果決地，
——去創造一個簇新的時代！
來吧，南風！
正是該來的時候。



上海明書局出版

西洋文學名著叢書

魯拜集

(英漢對照)

吳劍嵐選譯

.40

西洋文學名著叢書

暴風雨

(英漢對照)

沙士比亞著
余楠秋等譯

.70

黎明文學小叢書

三十六鴛鴦

呂曼雲選

.30

絕妙詞鈔

李寶琛編

.70

庚子宮詞

百首

.50

民國二十五年十月初版發行

不
誰
黎
明
書
局
印

築地黃昏

實價四角

著者 陶 映 霞

出版者 黎 明 書 局

發行者 徐 毓 源

總發行所 上海福州路
黎 明 書 局
二五四號

代售處 各大書局

書字第一八五號

82
17226
(2) 20
✓



S 0.40